

序

往年余舟過毘陵之洞子河見童冠數十人出自鄉塾沿  
河而東拱手肩隨雁行以進袂之然無敢越序者心甚異之  
風飄迅速欲躡舟訪其師而不可及後遇其鄉友詢之曰此吾  
謝君子蘭也今年春雪中召余扣門袖刺以見倒屣出迎則  
子蘭不遠千里來過延之坐舉酒相屬談滿疊之可聽慕  
其人於二十年前而一旦與之相覲其善為何如哉良久之  
蘭出鉅編置案上持而請曰吾嫉夫異端邪說之誣民而難以  
口舌辨也於是哀聖賢之私之微古今之明鑒為是編以年矣  
而未敢以示諸人也惟先生幸披閱而辱教焉余謝不敢退而

觀之則可以得其用心矣古昔盛時國無異政家無殊俗異之  
異服者召禁執左道以亂政者召誅迨其衰也九流百家于時  
或衆名以其術鳴於當世蚩之氓粗於耳目習莫以能怪  
其化者至於後世老佛之說感則雜寫明宏博之士猶或日而  
溺之以涉建諸儒才排痛詆而在闕之例不能盡詳而迴  
也吁愛生而惡死想禍而喜福人之情也然而不達乎死生之理  
不明乎禍福之報而徒詣躐乎鬼神怵惕乎妖妄聽鑿乎巫卜  
拘之乎青囊瓊珠之書盾之乎姑布子卿之說得失紛陳於前  
而利害交戰於內膠之投之平無以勝其私而窒其慈將以求生  
也而實害之將以存福也而實速之嗚呼何其惑之甚也使其

得是編而觀之庶幾其少寤乎孔子曰知者不惑子蘭其近  
之矣叙而歸之俾侯夫有道者正焉正也子二月朔京口

俞希魯書

題辭

世降周姬王化陵夷異端並作日衍月滋其惑非一風俗以衰  
迷囚或悟匪氓蚩之死生鬼神祭祀著龜漢訓孔昭典法具  
垂昧彼正途蹈於他歧妖怪是徵淫邪是祠癘疫是畏並  
覘是祈禁忌之拘時日之疑矣求利喪禮則虧曰相曰命為  
安為歎至於老佛與聖背馳陷溺其中胡乃弗思事之物  
惟禮之推是非有無孰分於斯理為明矣惑矣所野施所以

明理格物致知辨惑之要庶其在斯特立法卓尔有見者誰誰子  
蘭氏大雅之資篤信力行俛焉攷之悼昏憒愚戒勸歲規爰  
述此編採輯靡遺善以嘉善之效以師於以辨惑瞭如妍媸家  
傳其書人習其辭勿謂無益俗變風移人心既正善治之基  
嗚呼後者為余寶之至正甲午秋七月既望中山李桓晉仲  
書

辨惑編題辭

世降周姬王化陵夷異端並作日行月滋其惑非一風俗以  
衰迷罔或悟匪氓蚩蚩死生鬼神祭祀著龜謨訓孔昭典  
法具垂昧彼正途蹈於他歧妖怪是徵淫邪是祠癘疫是畏  
巫覡是祈禁忌之拘時日之疑莫必求利喪禮則虧曰相曰命  
為妄為欺至於老佛與聖背馳陷溺其中胡乃弗思事事物  
物惟理可推是非有無孰外於斯理苟明矣惑安所施何以  
明理格物致知辨惑之要庶其在茲卓爾特立有見者誰維  
子蘭氏大雅之資篤信力行俛焉攷攷悼昏憒愚戒勸歲規  
爰述此編採輯靡遺善行嘉言可效以師于以辨惑瞭如妍

姓家傳其書人習其辭勿謂無益俗變風移人心既正善治之基嗚呼識者為余寶之至正甲午秋七月既望中山李桓晉仲書

往年余舟過毘陵之洞子河見童冠數十人出自鄉塾沿河而東拱手肩隨雁行以進秩秩然無敢越序者心甚異之風颿迅速欲艤舟訪其師而不可後遇其鄉友詢之曰此吾謝君子蘭也今年春風雪中有客扣門袖刺以見倒屣出迎則子蘭不遠來過延之坐舉酒相屬談論疊疊可聽慕其人於二十年前而一旦與之相覲其喜為何如哉良久子蘭出鉅編置案上拜而請曰吾嫉夫異端邪說之誣民而難以口

舌辨也於是哀聖賢之格言徵古今之明鑒為是編有年矣而未敢以示諸人也惟先生幸披閱而辱教焉余謝不敏退而觀之則有以得其用心矣古昔盛時國無異政家無殊俗異言異服者有禁執左道以亂政者有誅迨其衰也九流百家干時惑衆各以其術鳴於當世蚩蚩之氓狃於耳目之習莫有能悟其非者至於後世老佛之說盛則雖高明宏博之士猶或甘而溺之以洛建諸儒力排痛觝而狂瀾之倒亦不能盡障而迴之也吁愛生而惡死思禍而喜福人之情也然而不達乎死生之理不明乎禍福之故而徒譎黷乎鬼神怵惕乎妖妄聽瑩乎巫卜拘拘乎青囊珞珞之書屑屑乎姑布

子卿之說得失紛陳於前而利害交戰於內膠膠擾擾卒無以勝其私而窒其慾將以求生也而實害之將以辟禍也而實速之嗚呼何其惑之甚也使其得是編而觀之庶幾其少寤乎孔子曰知者不惑子蘭其近之矣叙而歸之俾俟夫有道者正焉至正戊子二月朔京口俞希魯書

辨惑云者昔之大聖大賢所以為問答語也百年有毘陵謝子蘭者取以名其所著之書學者傳焉聖賢問答與子蘭之書雖義各有在子蘭其亦有志於聖賢之學者歟嗟乎天子沒而微言絕異端作而大義乖世之昧者悵悵乎瞽行夜中雖號稱學士大夫或不能無惑於是也人云乎哉惑之何如

惑於理欲而孝親弟長之道衰惑於習俗而冠昏喪祭之禮失惑於命分而厭貧慕貴之心勝惑於鬼神妖妄而巫卜拘忌之說熾惑於死生禍福而形法星數之術興惑於老佛而修鍊服餌祠禳齋醮之事雜出於時之教者蓋其大略也昧者往往能以是惑人而中人已下能不自惑者亦鮮矣聖賢者出憫其惑之滋是必有以辨而正之辨之不可以不嚴尤不可以不蚤此天地愛物之心而聖賢者體天地之心以為心所以成己而成物也聖賢逝矣遺書故在不與聖賢而俱逝若今之行世所謂五經四書皆是也今有人焉生乎千載之下仰乎千載之上目聖賢之遺經明聖賢之大道不徒

能善其身而又思有以及斯世之人紛紛蕭艾中持此猗蘭  
芳不亦有志者之所為哉成化五年五月朔旦嘉議大夫禮  
部右侍郎吳郡葉盛序

元虞士龜巢謝先生傳

唐鶴徵撰

謝應芳字子蘭武進人自幼潛心儒學至正初隱白鶴谿上  
構小室顏曰龜巢因以為號授徒講學郡辟教鄉校子弟先  
質後文指授斐然浙江行省舉為三禮清獻書院長不就既  
而兵起辟地吳中挾其妻子蕩漾一舟瀕危數四逾年而後  
僦室以居時時乏絕未嘗以為憂也既而吳人爭致為弟子  
師差以自給作龜巢記畧曰吾生若浮與龜浮蓮葉何

異故所至以龜巢名室雖偏仄心有餘裕蓋不以棟宇為巢  
而以天地為巢耳此巢自開闢以來吾與萬物同居其間不  
必藩籬町畦以自局也明興江南平歸隱芳茂山年逾七十好  
古嗜學不減疇昔每令諸孫誦原道大極圖說西銘等篇  
以資玩繹年九十七而終在鄉則表鄒忠公之墓正張睢陽  
之像去學宮土地祠之配變喪禮用佛教之俗蓋雖倉皇播遷  
而一言一行惓惓以正人心闢邪說表章儒先扶植名教為  
急如此所著有辨惑編四卷思賢錄五卷懷古錄三卷昆陵  
續志十卷龜巢稿二十卷子林好學工文尤長於書法所著  
有雪樵集煮雪窩稿延陵通紀字學源委諸書

從祀道南書院

在江南常州府武進縣朝京門內南察院東即元萬戶  
候府也正德間知府陳實即其地創建道南書院祀楊龜  
山先生奉鄒忠公配而以謝應芳等從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mostly illegible.]*

辨惑編目錄

第一卷

死生

疫癘

鬼神

祭祀

淫祀

妖恠

第二卷

巫覡

卜筮

治喪

擇葬

第三卷

相法

祿命

方位

時日

第四卷

異端 老莊  
佛氏

神仙  
通論

方士

辨惑編附錄

辨惑編卷之一



元虞士謝應芳編

死生

死生亦大矣非原始要終以知其說者往往貪生畏死而為  
異端邪說之所惑苟知之則生順死安可以無疑矣應芳不揣  
謏聞力排邪異故先述聖賢所言死生之理以冠編首蓋庶  
乎端本澄源之意云

論語曰死生有命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  
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孟子曰致壽不  
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



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也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荀子曰相命已定鬼神不移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  
人道畢矣家語曰命者性之始死者生之終有始則有終也  
或問命楊子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為也人為不為命請問人為  
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命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  
之孫以其無避也若立巖墻之下動而微病行而招死命乎命  
乎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辰乎辰曷來遲去之速也君子競

諸法言

或問楊子壽可益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曰德  
故爾如回之殘牛之賊焉得爾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

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賈瓊進曰敢  
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  
斯自取也庸非命乎中說

國語曰范文子祈死柳子非之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  
擇良宗祝而祈壽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柳文

司馬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  
有超然而獨存者通鑑

公為僕射躬親庶務不啻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  
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不可不戒公曰死生有命為之

益力續通

歐陽文忠公曰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闕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知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坐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心而年不及三十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稟之於天非人力所能為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無所不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執竒恠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

黃庭經序

程子曰人之所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是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工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遺書

伊川先生謫涪涪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危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捨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捨惟捨故達達是智捨是勇達須平時做工夫捨則臨時自然如

此程氏外書

張子曰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近思錄

朱子謂學者曰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  
是凝結自為一物但人分工合當恁地處便是理不可以  
聚散言也然人死氣雖終歸於散亦未便散盡故祭祀  
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  
既盡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  
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  
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 語錄

林氏問朱子曰人或死於干戈或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  
正命乎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  
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如說桎梏而  
死非正命也須是看得孟子意如何如公冶長雖在縲紲之  
中非其罪也若死於縲紲不成說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  
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志士不忘在溝壑勇  
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於此處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  
斫到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校便  
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南軒張先生曰如顏子伯牛之死乃可謂之命蓋其修身盡  
道以至於所為謹疾者亦無有憾而止於是焉則曰命也  
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所致而至而非天命之正矣孟

子所謂立乎巖墻之下者也

讀古記

程氏曰命以氣言者有二一為清濁美惡一為高下厚薄修短清者智濁者愚美者賢惡者不肖濁而惡者可得而變化高者貴下者賤厚者富薄者貧修者壽短者歿下而薄與其短者不可得而變化者不可不思所以盡其分其不可以變化者不可不思所以安其分也

### 疫癘

世俗以疾咎鬼神者多矣至於患疫則曰有癘鬼主之余嘗過無錫適州人出郭近神詭衣冠面具為凶醜狀旗旄鼓吹衛從而舁之曰此主疫之神唐張巡也原其謬蓋以

公有癘鬼殺賊之語附會以神之吁公守睢陽以兵盡力竭不能殄大逆忠義激烈故有是言豈為厲以害天下後世之人哉彼汎言癘鬼者固不足信况誣忠蓋之臣乎奈庸俗陋聞轉相煽惑遇病疫者皆揣焉而絕交甚而父子兄弟亦不相救傷風敗俗莫甚於斯故述此篇於死生之後以曉之

庾袞字叔褒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父兄昆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昆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知疫

痛之不能相染也 晉書

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士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  
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  
俗因分遣人官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舉來安署廳事暑  
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  
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  
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諭之曰死生由命不相關著前汝  
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  
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人有遇疾者爭就  
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北史

曾中書輩在洪會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  
者民若軍士不能自養者以官舍舍之資其飯食衣衾之具  
以庫錢佐其費責醫候視記其全失多寡以為殿最人賴以

生明善

杭州大旱饑疫大並作蘇文忠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  
明年方春公又作饘粥藥劑遣吏扶醫分坊治病活者甚  
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婚得  
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蓄錢糧以待之

胡文恭公從孫鈞居晉陵歲大疫族人舉家病者死者過半親  
戚畏避莫敢視君聞亟往具棺歛營藥石存亡咸不失所

言行錄

祝二翁為人長者歲大疫親舊有盡室卧病者雖至親莫  
闖其門翁每清旦輒携粥藥徧飲食之而後反日以為常鄉  
人高其行

晦卷  
文集

劉忠清公作尊天敬神文曰蓋聞非其鬼而謫祭之聖門所  
戒假於神而疑衆者王制必誅敢述愚誠少裨明見自有  
太極已兆一元既分三才而為三乃播五行而為五歲月欲  
其無易定為三百六旬寒暑難為驟更次為七十二候一言  
以蔽大德曰生其在人也或饑寒暴侵或飽暖太過或起居  
之無節或喜怒之失中或醉而風乘或虛而邪入迺乃痛疫  
各有源流氣相薰蒸人易傳染所以不能免者亦由有

以召之儻感受之初澄清厥念擇醫必審用藥必精幼小則  
乳哺者以時長上副侍奉者惟謹意之所惡勿置其側口之  
所嗜必度其宜又同居之人各敬其事勿相戲慢勿致驚呼  
身雖忙而滌濯洒掃不異平居心雖憂而衣服飲食不愆  
常度如此則真氣還而何恙不已內志正而何邪可干乃  
不反之中第求諸外俚俗相煽淫祀繁興其一曰祭瘟所  
在市廛皆有廟貌或肖虎兕或象蛇或手足妄加或眉  
目倒置夫物各從其類而人必擬於倫豈天地造化之功作  
魑魅魍魎之狀況至貪者卑更有不取之賦至賤者乞人  
有不屑之食曾謂坱軋鈞播而乃饕餮盤飧理固甚明

人可自曉至於用醫藥以救表裏亦須託環玦以決從違致  
取短捨長當汗反下去生已遠之死固當所擲枯節朽根何  
異長挺利刃其次曰齋聖又次曰樂神晝夜留連男女混雜  
冥頑之童附而為鬼鬼固不靈腥臊之巫降而為神神亦  
可耻妄言禍福以紿昏愚牲十餘不供一夕之需香數套  
僅充一藝之用其他誘取脅取不使聞知見知固有婦欺  
其夫子隱其父厥費無藝豈實有餘或典質而一縷無  
餘或假貸而倍蓰計息以致資產破蕩老稚流離深原  
其情有甚於盜又病者欲療而禁其服餌老者須肉而  
絕其肥甘投以符水不問證之陰陽聒以鼓樂不恤體

之顛蹙使生者不得盡其力死者無所伸其冤揆以刑書合  
坐故殺甚至姦欲逞而杜其來往之親戚言不驗而委其  
禍崇於先七使和順之俗變為乖離孝思之心更為怨詈  
則誣蠱天理壞亂人倫其惡之盈非赦所及顧無士師之權  
以執其罪無先聖之道以正群心徒飽拳拳未免喋喋  
儻能崇德辨惑曾不以人廢言庶刷神羞不累其聰明  
正直且瘳民瘼同底於壽富康寧

集

### 鬼神

北谿陳先生曰鬼神一節說話甚長當以聖經說鬼神  
本意作一項論又以古人祭祀作一項論又以後世淫祀

作一項論又以後世妖恠作一項論旨哉斯言苟不先述  
古人所謂鬼神祭祀之說則其理不明不述後世淫祀妖恠  
之說則又何以寤世俗之疑邪應若今錄此四項而此篇者  
先論鬼神之本意

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禮記曰明則  
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寧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  
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  
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  
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

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

史記曰吾聞之國典將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  
者也依人而行傳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遺釋氏道家之論鬼神可笑  
之尤者也

邵子曰鬼神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  
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  
神之所為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也邪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任之者誰邪皆鬼神之情狀也



上蔡謝氏曰動之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而不息者神也摧仆歸根者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生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謂神明之也鬼神天地間之妙用祖考之精神即我之精神朱子曰古人心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不正故所感無由而正文集有此物則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為也李氏問朱子曰伊川為鬼神者造化之迹如何曰若論正理則樹上忽然生花空中忽有雷電風雨此乃造化之迹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叫則以為怪不此知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以為怪語錄

程子謂伯有為厲事別是一理朱子曰謂非死生之常理也南軒張先生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可接者皆曰神祖孝祀享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又就一身上言之魂氣為人體魄為鬼凡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盛而已昔者季路蓋嘗問事鬼神之說矣夫子之所以告之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示其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說熾行講張為幻莫可致詰流俗眩於怪誕怵於恐畏胥靡而從之聖學不明雖襲儒衣冠號為英才敏識亦

往往習熟崇尚而不以為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焉知  
天地間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耳信夫事之妄而不  
察夫理之真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謂交於幽明  
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浮偽日滋其間所謂  
因其說而為善者人亦莫匪私利之流亂德害教孰比  
為甚故本朝河南二程子橫渠張子與學者反覆講  
論而不置夫豈好辨哉蓋亦有所不得已也若夫程子  
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聚散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學者  
誠能致知以窮其理則不為衆說所眩克己以去其私則  
不為血氣所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於

中各有攸當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求德  
可立而經可正也不然辨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而昧於  
內一理之蔽則為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為一物之差誘聞  
見雖多亦鮮不為異說所溺矣

### 祭祀

應芳生長吳楚間每見邑里之人歲時烝嘗皆菲然食  
飲而已至於山川鬼神妄意徼福動輒致大牲以祀享之  
問之則曰名山大川禮所當祭其亦不思之甚矣夫禮於  
分今以一夫之微而欲僭王侯公卿之祭其越分踰禮為何  
如哉若是者不獲戾於鬼神幸也况求福乎故愚采輯

前言獨詳於上下之分祭各不同以破不知者之惑若夫  
籩豆之事則不盡錄

禮記曰天子祭天子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禘士祭其先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  
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天子七廟三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  
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天  
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  
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  
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

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祭不欲數數  
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䟽䟽則怠怠則忘漢書曰天子祭  
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歲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  
諸侯而諸侯祭其壘內名山大川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  
五祀士庶人祭祖考而已各有典禮而淫祀有禁程子曰  
雖庶人必祭及高祖比天子諸侯止有䟽數耳通書  
朱子曰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無  
故不至褻瀆後世却先立箇廟貌所以反致惑亂人心僥求  
非望無所不至語錄

葉氏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朱子曰有何

難行但以誠敬為主其他儀則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飲皆可自盡其誠葉氏問朱子曰旁親遠族不當祭者若無後則如之何先生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為他祭

北谿陳先生曰古人祭祀各隨其分之所至天子中天地而立為天地民物之主故可以祭天地諸侯為一國之主故可以祭一國之社稷山川如春秋時楚昭王不敢祭河以非楚之望緣是時理義尚明故也如士人只得祭其祖先自祖先之外皆不相干涉無可祭之理然支子不當祭其祖而祭其父伯叔父自有後而吾祭之皆為非所當祭

北谿字義

淫祀

淫祀之說經有明訓國有常憲愚俗惑之未足為恠至學士大夫亦從而惑之斯可恠矣余自當室後即以所存神影火之以其非義故也天歷中大疫由母氏以及同產皆遺虐務求醫藥不事祈禱既而病者俱瘥予則無恙時鄰里崇淫祀者適多斃于疫或以是頗歎異之觀此亦可見淫祀之不足信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誣也

論語

禮記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

淫祀淫祀無福甯武子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

左氏傳

楚昭王病於軍中卜河為祟大夫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聞之曰楚

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史記

狄仁傑為江南巡撫吳楚多淫祠仁傑毀七百餘所止留夏  
禹吳泰伯季札伍員四祠

王嗣宗為節度使性剛正嘗卧病家人私藝楮幣以祈福  
嗣宗大呼而止之曰神苟有知豈枉法而受賄邪

邵康節與富韓公在洛每日晴必同行韓公過佛神祠必鞠躬  
致敬康節笑曰無乃為佞乎韓公亦笑自是不為也

道山清話

程子曰除神祠然後人為善

遺書

謝上蔡嘗言祖考精神便只是自家精神故子孫能盡其  
誠敬則已之精神便聚而祖宗之精神亦聚而來格今人於

祖宗正合著實處都却鹵莽只管外面祭他鬼神不知他  
鬼神與已無干涉雖極其誠敬備其牲宰若是正神不歆  
非類若是淫邪竊食而已必無降福之理

胡氏曰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贄以為禮非  
利之也後世淫祀既衆於是廢幣帛而用楮錢是以賄交  
於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又安用

事通

鑑

晦菴先生曰紙錢起於玄宗時王璵蓋古人用玉幣後來易以  
錢至玄宗惑於王璵之術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埋得  
故璵作紙錢易之非其鬼而祭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

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士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皆所謂非其鬼也論道家三清云皆無理會如那兩尊已是詭名挾戶了老子既是人鬼又乃居昊天上帝之上朝廷更不正其位次又如是真武本元武避太祖諱改元為真元龜也武蛇也此本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北方元武七宿則角亢心尾象龍故曰蒼龍西方奎婁狀如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如鳥故曰朱鳥今乃以元武為真聖而作真龜蛇於下已無義理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真君作四聖殊無義理

南軒張先生治桂林毀淫祀諸生日從游雅歌堂後見土地祠依城隈令毀之曰此祠不經甚矣况自有城隍在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為贅也然載在祀典今州郡惟社稷最正又曰今州縣祭社却是要之祀嶽當築一大壇於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為不經塑為人像又配之以夫婦其褻瀆甚矣

北谿陳先生曰大凡不當祭而祭皆曰淫祀淫祀無福由脉絡不相關之故後世祭祀只緣佛老來都亂了如老氏設醮以庶人祭天有甚關繫如釋迦亦是胡神與中國人何相關假如忠臣義士配享元勳若是已不當祭比皆與我無相干涉自聖學不明鬼神情狀都不曉如畫星辰都畫箇

人以星君目之如太山曰天齊仁聖帝在唐封天齊王至本朝以東方主生加仁聖二字封帝帝只上帝而已安有一箇山而謂之帝今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於其後不知又是何山何以當其配而為夫婦邪據泰山魯封內惟魯公可以祭今隔一江一淮與南方地脉全不相干涉而所在州縣皆立東嶽行祠亦失於講明之故義字南嶽廟向者曰祿劉太尉欲再造問於五峯先生先生荅以天道人事本一理在三公與皇天上帝並為帝則天道亂矣大君有二則人道亂矣而世俗為偶像為立配為置男女屋而列之褻瀆神示之甚

古人家法子孫於祖先亦是酌方承祭祀在旁支不敢專今人况於祖先之外又招許多淫昏魂神入來家家事佛事神是多是少淫祀孔子謂非其鬼而祭之誦也今人之誦欲以求福不知何福之有

### 妖恠

孔子不語恠今應芳於妖恠之事乃力言之何也誠以俚俗相煽邪風盛行不得不辯知此或可少祛其惑矣

鄭厲公問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馱以取之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左氏傳荀子曰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

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恠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恠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墜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恠之可也。畏之可也。

史記曰。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莫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關歟。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楊子曰。神恠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法言。

亳州有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飲者不得近葷血。

人率多死。李德裕嚴勸。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填塞以絕其妄源。工從之。

唐書

蔡州妖尼于惠普。妄託佛法。言人禍福。士大夫多稱神尼。毆陽文忠公。自少力排佛氏。故獨以為妖尼。嘗有名公於廣坐中。稱尼靈異云。嘗有牽二牛過尼前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一醫人。官人嘗失入人罪。醫藥誤殺人。故皆罰為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坐聞之。皆歎其異。公獨折之曰。謂尼有靈。能知牛前世。尚不足信。彼二牛安能記前世姓名。又能曉人言而應乎。且人為萬物之



靈其尤者為聰明聖智皆不能自知其前世而有罪被謫  
之牛乃能自知乎坐人皆服

明善錄

謹按汝南桐陽有於田得磨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  
經澤中望見此磨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而得持一鮑魚  
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磨反見鮑魚澤中非入道路  
恠之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為立廟衆  
巫數十帷帳鍾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魚神其後數年  
鮑魚主來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廟從此壞傳曰物  
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

風俗通論

王沂公作郡時詔有言恠物夜飛下食小兒者遠近相恐未嘗

則捷戶滅燭匿童稚以黃紙薰炷置門用為厭勝公聞之戒  
徼巡之吏悉令屏去有為先倡者捕而重笞逐出於境民情

遂安妖訛乃止

鑑行

張忠定公為郡守時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男女郡  
縣詭譎至莫無行人公召犀浦知縣謂曰近訛言惑衆汝歸  
縣訪市肆中歸明人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得之送  
上州公戮於市即日帖然夜市如故

明善錄

祥符中天慶觀有蛇妖極恠異郡刺史兩至其庭而朝焉人以為龍  
舉中人罔不駭奔於門以覲恭莊肅祇無敢息者孔公道輔時佐  
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礼樂幽則有

鬼神是蛇不亦誣乎惑吾民亂吾俗者殺無赦以手版擊其

首遂斃于前蛇無異焉

擊蛇笏銘

程明道先生為上元令茅山有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使取

二龍奏云一龍於半途飛去自昔嚴奉以為神物明道捕而

脯之使人不惑

書道

先生在鄆有僧舍歲傳石佛放光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

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

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

自是不復有光伊川先生居官解有報曰鬼使扇先生曰他

熟故耳又報曰鬼打鼓曰以槌與之其恠自滅

張南軒先生帥靜江資慶寺有古佛袈裟每歲七月十五日為

曬袈裟會鄉民畢集男女雜沓捨衣施錢以千萬計因之

以成喧亂先生命一都監追取袈裟十餘件試以其一焚

之若有佛靈火必當異悉焚之先生笑曰今番為百姓煞

留得些錢

錄語

辨惑編卷之一

辨惑編卷之二

巫覡

予蚤歲見巫者為親戚祀神吐鄙俚之詞徼漫漶之福輒羞  
報去之既長即拒絕其人雖見之亦不為禮吁閭閻無知  
眩信而用之固無足責若大夫士亦信且惑焉能無愧乎苟  
欲正風俗息妖妄擯巫者不用其在士大夫家始

西門豹為鄴令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豹曰至時  
幸來告吾及告豹往會河上見巫女數十人立大巫後豹呼  
河伯婦視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姬為報河伯更求好女使吏

卒拘大巫姬投之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弟子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姬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為人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良久欲使廷掾等入趣之皆叩頭流血乃免自是不復言

河伯娶婦 史記

漢武帝正和中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訐以為祝詛上心既疑因是體不平江充因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民轉相誣以巫蠱坐而死者數萬人 漢書

白虎通論曰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教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不能傷害而

巫者忽死

魏文帝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類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盥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

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 三國志

魏卞蘭為將軍常侍苦消渴明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賜水蘭不肯詔飲問其故蘭曰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于此

顏氏家訓曰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汝曹所見勿為妖妄

唐肅宗朝王璵以祠禱見寵驟得宰相帝嘗不豫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干託

州縣賂遺狼藉時有一巫美而艷以惑少年自隨馳入黃州刺  
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鑄不啟震怒破鑄入取巫斬庭下悉  
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萬因遣還中人璵不能詰通鑑

宋仁宗天聖元年禁巫邪先是江西俗尚鬼多為巫覡惑民  
病者不服藥聽命於神時夏竦知洪州索部中得一千九百  
餘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且以上聞故詔禁之宋通鑑

范氏曰夫惑鬼神聽巫覡者匹婦之婦愚也通鑑

陳希亮知雲都巫覡斂民財祭鬼謂之賽火否則有火災民  
訛言有緋衣老衲人行火希亮禁之火亦不作毀淫祠教

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

東都  
事畧

### 卜筮

卜筮之說尚矣予但嫉夫今之卜筮者誣罔百端與古相  
戾無足取信如占疾苟能斷其安危決其吉凶可也今也  
必曰某神禍之某神崇之禱則生不則死吁何其卦兆之間  
灼見鬼神如是其他妖妄大率類此予之所以不信者此也非  
謂無著龜之靈也歷傳記述見聞集此篇與知者道

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易曰初筮告  
再三瀆瀆則不告禮記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卜筮者  
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  
疑定猶豫也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春秋左氏傳曰

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荀子曰日月會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而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太史公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矯言鬼神以厚人財厚以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汚也前漢

白虎通德論曰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所以先謀及卿士者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蓍龜京房學易於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

以風雨寒溫為候以孝言為即屢言災異有驗後為石顯所害胡氏曰房學易不明其道徒以災變占候為事此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皆違之而於其術亦不能自信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焉惟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幾以不失乎時中則易之道也漢書

或問聖人占天乎揚子曰占天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

占人聖人以人占天或問星有甘石何如曰在德不在星

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言法

郭璞嘗欲為顏容含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

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致仕三十  
餘年九十三而卒

晉書文中子曰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說

柳子厚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  
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啟陋民也非恒用而徵信矣爾後  
之昏邪者神之恒用而徵信反以阻大事要言卜史之害於道  
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在氏惑於巫而尤神恠之乃  
遷就附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

文集

程子曰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  
核其身之達否而已噫亦惑矣

遺書

晦菴先生曰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有何不可如義

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是不能遠鬼  
神也語錄

先生嘗與胡荊器論卜筮有曰聖人見得那道理定後常不要卜且  
如舜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若恁地便  
是自家所見已決而卜亦不過如此故曰卜不習吉語錄

東萊先生曰卜筮之理嘗見於大舜之訓矣曰卜不習吉而已一  
吉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神禹之疇矣曰龜從筮從而已矣一  
從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周公之誥矣曰卜澗水東瀍水  
西惟洛食而已一食之外無他語也後世始求吉凶於心外  
心愈疑而說愈鑿而驗愈疎付之以瞽史之習雜之以巫覡

之妄干蹊百徑庶幾一中失之於心而求之於事殆見日勞而日拙矣

博義

洪內翰曰古謂龜為卜筮為筮皆與神物以前民用其用之至嚴其奉之至敬其求之至悉其應之至精齋戒乃請問不相襲後世浸以不然今而愈甚至以飲食搯禱之際呼日者偶坐使之占卜牲不加冠裳一闕四五而責其術之不信豈有是理哉

容在隨筆

九峯蔡氏曰著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著龜之意

書某傳

治喪

喪禮之廢久矣今流俗之弊有二而廢禮尤甚其一銷張祭儀務為觀美甚者破家蕩產以侈聲樂器玩之盛相其親之棺槨衣衾反若餘事也其二廣集浮屠大作佛事甚者經旬踰月以極齋羞布施之盛頌其身之衰麻哭踊反若虛文也斯二者非害禮之甚者乎然而喪祭之設惟有力者能之若浮屠之事習以成俗無有貧富貴賤之間否則人爭非之殊不知彼浮屠之有識者猶以其事為耻可不悟哉子游畏喪致乎哀而止今也尚未能用純古禮必先去此二者之弊以盡夫哀痛慘怛之寔則禮雖不足亦可以弗畔于道

禮記曰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群別親疎貴賤之



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服生有節也哉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漢文帝遺詔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

起墳漢書

光武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始終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亂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

明帝詔曰昔曾閔奉親渴飲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瘞石之儲而財力盡于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絕命于此豈祖考之意哉

石昂父平生不嘉佛說父死昂于柩前誦尚書曰此先人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污吾先人北史

魏中書令高允以文成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喪葬不依古式  
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凡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  
一切禁絕雖條旨久班而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為下  
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此詩曰命之教矣民胥效矣人  
君舉動不可不慎

姚文獻公遺令戒子孫曰昔周毀紂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而施  
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悟追荐冥  
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為尤不可延之於家永為後法

司馬文正公曰世俗浮屠信誑誘于始死及七日百日暮年并暮除  
暮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為

死者滅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之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春磨  
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  
斫之已不知苦況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并木  
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春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  
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兩者行之雖鬼可得  
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刺史并其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  
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入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為君子而  
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寔積惡有罪  
豈賂浮屠所能免哉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溺信奉之何其易惑  
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并其如此曷若早買田營墓

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异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入誤地獄見閻羅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文集

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遺書

朱子知漳州論甚民曰遭喪之家及時安葬不得停喪在家及敢寄寺院其有日前停寄棺柩灰函並限一月安葬不須齋僧供佛廣設威儀但只隨家豐儉早令亡人入土如違依條科一官百員不得注官士人不得應舉鄉里親知來相吊送但可協力資助不當責其供備飲食明善錄

張忠宣公曰愚民無知喪葬之禮不遵法度裝迎之際務為華飾墟墓之間過為屋宇及聽僧人等誣誘多作緣事廣辦齋筵竭產假貸以侈靡相誇不能辦者往往停喪不以時葬曾不知喪葬之禮務在在於哀敬隨家力量使亡者以時歸土便是孝順何在侈靡乎

真文忠公曰程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化之者司馬氏闢之尤嚴然彼之教得行由禮之先廢使今之居喪者始死有奠朝而有殷奠虞祔祥禫而有祭既足以盡人子追慕之情則於世俗之禮且將不暇為之矣不復祭禮而徒曰勿用浮屠使居喪者張之然無以報其親未見其可也

釋老追荐之說誠為誑世然僧死則不用道死則用僧今儒者家

讀周孔之書死而用釋老之存豈非惑歟吹劍錄

許魯魚先生居鄉里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釋老二氏士大夫家因以為俗四方聞風亦有效之者考歲畧

### 擇葬

擇地以葬其親亦古者孝子慈孫之用心也但後世惑于風水之說往往多為身謀使其親之骨肉不得以時歸土又不若不擇之愈也今余首述前輩端確之論以破徧信者之惑後以考亭山西之言折衷之

呂才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變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禮天子諸侯大

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卯葬定公而不克葬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簡公葬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

則朝而寔不毀則日中而寔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于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于擗踊之際擇地擇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余而對吊客或云同屬忌于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通鑑

司馬溫公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歛而藏之于今之

葬者相山川岡隴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者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注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宦游

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  
有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嘆悲哉人所貴于身  
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此曷若無子孫死于道路  
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先王制葬期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  
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  
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寢宦四方食  
栢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富貧賤壽夭賢愚繫於人固無  
關預於葬就使時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  
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其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  
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置於

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  
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良  
師也兄召張生許錢二萬張生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得爾  
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  
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  
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是族人皆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  
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士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謹用葬  
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歛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  
嘗以一言詢問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今茲論庶俾後之子孫必  
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相吾祖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西燕字原文作葵注作燕  
若不可遷就若字原文作  
後

伊川先生曰卜其宅兆者卜其地之美惡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其神靈安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可不春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五患既春則又掘地必至四五尺過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sub>困</sub>者出不得已若不可遷則同<sub>困</sub>矣至其年祀寢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

棺槨而葬不須假夢寐著龜而決之也葬之穴尊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今之葬者執信風水五姓將求其吉反獲其凶矣至於卜選時日亦多乖繆按葬者逢日食則舍于道左待明而行是必須清明不可用昏黑也而葬者用乾艮二時為吉此二時皆是夜半如何用之又曰巳亥日葬凶今按春秋之中此日葬者二十餘人皆無其應宜忌者不忌而不宜忌者反忌之顛倒虛妄之甚下穴之位不分昭穆易亂尊卑死者如有知居之其安乎周益公曰漢袁安父致使求葬地道逢三書生指一處云葬此當世為工公須臾不見安異之于是葬於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按安理楚獄之連繫還匈奴之生口臨事如此平時用心仁慈可知神物兆祥使之昌

熾此豈人力所能致哉范史載之亦足以垂勸而世之泥于陰陽者徃家藉以口實謂貴賤貧富死生禍福一繫邱墓殊不知行己之如何于是庸師妖巫始得以售其術若河南英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王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起自孤寒至司徒而子訢孫恭三世為廷尉為法名家此亦范曄之所記也予故表而出之以告不脩人事而以袁安為口實者

明善錄

晦菴先生曰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氣順地厚之處乃可然則亦須少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缺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

說耳文集

西山先生曰按司馬氏論葬曰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謂卜地決

其吉凶非若陰陽家相其山岡風水也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合二先生之言觀之以安親為心則地不可以不擇其擇也不可太拘擇焉苟不至於太拘則葬不患其不時矣然世之人多遷延不葬者以昆若弟各懷自利之心而野師俗巫又從而誑惑之甚至編納其賂而給之以私已愚而無知者安受其欺而弗悟也夫某山強則某支當某山弱則某支貧非惟義理所不當問雖近世陰陽家書亦有深排其說者惟野師俗巫則張皇煽惑以為取利之資擇地者必先破此課說而後無太拘之患為人子者所當察也

文集

趙忠愍公兩族葬圖說曰凡為葬五世之塋當以祖墓分心南北空四十

以奉先世高祖考妣居  
從而第之

五步使可容昭穆之位分心堂五十四步可容男女之殤位東西不必  
預分臨時量所葬人數裁酌又曰宗法之壞久矣人之族屬散無統  
紀雖分先之祀僅伸于四親而祖免以還不復相錄能知同高其所  
自出者寡矣幸而周禮不泯族葬之類猶有一二存者如祖塋拜掃  
踈遠咸集餽福昨相勞苦序間濶尚可見同宗之意也但葬者惑于  
流俗困于拘忌家墓蔽襍昭穆混亂使不可辨識又或子孫豐顯耻  
葬下列別建域以遠其祖是皆可恨也今取墓大夫冢人之義參酌  
時宜為之簡說藏于祠堂以遺宗人俾凡有喪按簡下葬無事紛  
之說焉蓋家之祭止高曾祖考親也按朱文公家禮祠堂為四龕西第一  
龕曾祖考妣次之祖考妣又次之考  
妣居東龕嗣子易世則遷遷祀毀焉其親  
盡者埋神主於墓所或祠堂兩楹之間墓之葬則以造塋者為始祖謂從  
他國

遷于此地沒則子孫始造塋而葬者其墓居塋之中央北首妻沒則附其又有繼  
室則妻居左而繼室居右二人以上則左右以次而附焉其有子之妻又居繼室  
之次亦皆并夫同封按禮維以地道尊右而左  
法周禮昭穆之制昭穆尚左故不得不用焉  
父不分孰為妻及繼室所出親為側室  
所出 不分兄弟或弟生所及嫡庶貴賤皆以適列昭穆諸子葬祖之東南昭  
位北首並列以西為上

其正妻繼室有子之妻各附其夫之東仍皆與夫同封諸孫葬祖之西南穆位北  
首並列以東為上妻繼室有子之妻各附其夫之西餘并昭同凡昭穆之墓每一  
列自墓心南北相去各九步法易數也每列東西不可預分蓋其所葬人數多  
寡难于前定若夫貴之與賤碑表存焉為人子弟者其可不以此而序其天倫哉  
尊也知其有祖而不  
敢私附其父也曾元而下左右諸曾孫不分何房所出皆序齒列  
葬子之南元孫序齒列葬孫之南

以其班也左皆曰昭  
右皆曰穆昭并昭穆并穆并兄弟同列祖孫全班在昭位則  
用昭制在穆位則用穆制也百世

可行也六世孫在曾孫之南七世孫在元孫之南八世孫在六  
世孫之南九世孫在七世孫之南雖至百世亦皆可附焉昭尚左穆尚右遺

近尊也以近祖  
墓為上北首詣幽冥也妻繼室無所出則合附其夫崇正體

也妻從附妻曰合  
妻曰從母以子貴也有子  
則然降女君明貴賤也按韓魏公葬以所生  
母胡氏其柩退適夫



人之地尺許故今謂凡為  
妻者極當比正妻往室稍南  
并夫同封示繫一人也其黜并嫁雖冢子之

母不合葬義絕也男子長殤居成人之位十有六為父之道也中

下之殤處祖後示未成人也  
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凡已婚娶即為成人按周

禮周人以殷人之棺擲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中殤下殤又曰下殤  
葬于園與槨而注不棺斂於宮中自周公時已不與槨即葬于墓然尚有

以見古人相長殤并中下之殤禮亦異矣故今故今以長殤居成人之位  
中殤已娶亦並其未娶者并下殤葬祖之北稍東殤女葬祖之北稍西祖

墓正北不可下穴其地東西空三少象三才也凡殤是祖之子并女其墓  
去祖北六步若孫則在子之北孫女在女之北曾元而下皆重行南首每

一列自墓分心南北亦相去六步法陰數也蓋昭穆前引用陽數殤後引  
用陰數凡葬此者男子先歿則居西後歿則居東次其東女子先歿則居東

後歿者次其西皆不以齒為序按周禮先王之塋子孫逆葬而諸侯之祔  
者則前引大夫士之祔者則後引蓋前貴後賤不以爵為尊卑同朝廷之禮

若後世臣庶之家其制不應乃尔但當以齒  
為序而今成人前引殤後引亦不失禮意矣  
序不以齒不期夫也  
如弟先葬而留先之穴則

是預期也  
男女異位法陰陽也  
男居祖北之東女居祖北之西  
而昭穆必以班之不可亂也  
男女雖異

位而二位東西相照  
祖北不  
墓避其正也  
嫌其當  
葬後者皆南首惡其趾之

向尊也嫁女還家以殤處之如在室也  
程子曰棄女還家以殤處之  
妻無子

猶陪以恩終也  
始祖之妻無子者亦陪葬子之西稍北南首子之妻與諸女相直而在祖妻之北孫之妻并孫女相直在子妻之北曾元以下每列

盡然而皆南首先葬者居東後葬者次之其西不以娣姒年齒為序按禮古之公卿  
大夫為貴妻服總士妻有子亦服之則公卿貴妻無子猶服也今之妻其無所出者

生高諸母之尊沒与路人不異據經揆異義  
竊所未安故列諸堂內以廣愛親之意焉  
族葬者所以尊遠祖辨昭穆親疏

屬宗法之遺意也為子孫而葬其親苟非貧乏塗遠不附于祖并祔

而不以其倫則視死者為不物矣其如赫尸沉骨委之烏鳶孰不可

忍也尚何望其能事祖并宗人哉嗚呼去順效逆葬不以禮繩以春

秋誅心之法其亦難乎免矣

# 族 墓 圖

后土壇

分心九步各空九步

元孫之孫  
曾孫之孫  
孫之孫  
子之孫

孫

昭

五 四 三 二 一

五 四 三 二 一

祖

凡葬昭者以西為上其正妻繼室及有子各附其墓之東妻比女君稱南仍皆并夫同封  
祖及昭穆皆北首  
神道東西潤五步  
其墓之西妻比女君稱南仍并夫同封  
凡葬穆者以東為上其正妻繼室及有子各附

南

元孫之孫

曾孫之孫

孫之孫

子之孫

孫

穆

五 四 三 二 一

五 四 三 二 一

元孫之孫

曾孫之孫

孫之孫

子之孫

孫

分心南北各空六步

此圖為族墓之制... 凡葬昭者以西為上... 凡葬穆者以東為上... 分心九步各空九步... 分心南北各空六步... 此圖為族墓之制... 凡葬昭者以西為上... 凡葬穆者以東為上... 分心九步各空九步... 分心南北各空六步... 此圖為族墓之制... 凡葬昭者以西為上... 凡葬穆者以東為上... 分心九步各空九步... 分心南北各空六步...

辨惑編卷之二

辨惑編卷之三

相法

元虞士昆凌謝應芳子蘭氏編

相形之術近世或有精之者然致遠恐泥君子不為愚嘗謂聖賢亦自有觀人之法人特不察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孟子曰眸子不能掩其惡者中正則眸子瞭焉者中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聖賢觀人如此而已若夫死生禍福又豈顏貌間所能盡耶許負之書吾未之學乃所願則學孔孟

荀子曰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之卿今之

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  
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  
不勝心之不勝術正而心順之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  
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  
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

魏中領軍王肅年六十二疾篤眾醫並以為不愈肅夫人問以遺  
言肅云朱建平相我踰年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處  
乎肅竟卒 三國志

韓子曰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疾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  
者有貌若蒙俱者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非人耶即有平脅

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狼者貌則人矣其則禽獸又惡可謂之  
人也然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行事之為不失也 文集

柳貞公渾十歲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夭且賤幸而為釋  
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諸父素加撫愛尤所信異  
遽命奪去其業從巫之言也公不可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  
罕言播紳所不道巫何為而能盡之也且令從之而生去聖  
人教而為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于是為學益篤其為在童  
幼不惑於恠譎矣 子厚文集

國語云叔魚之生其母視之曰必以賄死楊食我生叔向之母  
聞其號也曰終滅羊舌氏之宗柳子非之曰君子之於人也

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足以言其禍福以其有幸有不幸也  
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其死亡則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  
乎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足書以示後世

皮氏曰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類龍某類鳳某類牛馬某  
至公侯某至卿相類禽獸則富貴富貴也噫立形于天地分  
形於萬物者其貴也者不過人焉有真人形而貧賤類禽獸  
而富貴哉聖人之相人也不差忽微不失累黍言其善必善  
言其惡必惡言其勝任必勝任今之人不以是術行其心區  
區求子卿唐舉之術居其窮處其困不思以道達不能以德  
進言其有位必翻然自負坐白屋有公侯之姿食藜<sup>藜</sup>根有卿

相之色蓋不能自相其心者也 解相篇

黃山谷先生曰世俗從相貌觀人之福是大不然福本無象何  
以觀之惟視其人之淺深耳又曰觀人之壽夭必視其用心  
夫動入欺誑者豈長世之人乎 林間錄

胡忠簡公曰世俗所謂骨相之至貴者宜莫如秀眉重瞳龍顏  
鳳姿也然堯秀眉魯僖馬卿亦秀眉舜重瞳子項羽朱友敬  
亦重瞳子漢高龍顏嵇<sup>嵇</sup>夜亦龍顏文皇鳳姿李相國亦鳳  
姿然魯僖休猴可比堯舜而嵇李可擬漢祖唐宗乎世俗所  
謂骨相之至惡者宜莫如庸狼蒙俱<sup>俱</sup>鳶肩之相也然尼父面  
如蒙俱陽席亦如蒙俱竇將軍鳶肩王馬賓王亦鳶肩楊食

我熊席之狀班定遠亦燕領席頭然則席可以比尼父而實  
之不臣可以比賓王之忠食我之惡可以擬定遠之勲乎文  
集

### 祿命

昔人以陰陽五行推測祿命而知死生禍福之亦間有奇  
中者矣論其拘泥又不啻如相法焉若今汎泛售其術者  
尤不足信知命君子何以惑為愚嘗謂聖賢知人之死生  
禍福而非陰陽五行之術也孔子曰由也不得其死其後  
果戰殺于衛孟子曰死矣盆成括未幾果見殺于齊蓋由  
也行之有不得死其之理括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

有足以殺其軀之理雖當時幸而獲免聖賢之言猶信也  
然則學者亦當知此而已祿命之書雖或臆中何足信哉  
呂才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不聞共犯  
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金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  
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也何命之為或曰不然求  
之有不得不求有得皆命也人事何為二子出或問曰二者  
之言其孰是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盜耕  
人之田者也皆以為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李

柳氏家訓曰董生有三吊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恐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吊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著龜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

熙寧元豐間有僧化成都者以命術行於京師蔡元長兄弟始赴省試同往訪焉時問命者盈門彌日方得前既語以年月率爾語元章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時衣食不闕而巳餘不可望語元度曰此命甚佳今歲使當第十餘年間可望為侍從又十年為執政然決不為真宰相晚年當以使相終既退元章大病其言元度曰觀其推步鹵莽如此何足信哉更候

旬日再往訪之則可驗矣旬日復往僧已不復記再以年月語之率爾而言悉如前說兄弟相顧大驚然是年遂同登科自是相繼貴顯以此知所謂命者類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却掃篇

邵康節有疾張橫渠問曰先生論命否曰若天命則已知之世俗之命所謂命則不知也張曰橫復何言事畧

或問朱子曰數學如康節先生之說皆一定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大數可見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

潘時舉問曰孟子之言命并今世俗之言命者正相反孟子謂

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今人却道我命若未死縱立在巖墻之下也不到壓死先生云莫非命者是活絡在裏頭看他如何來若先說道我自有命雖立巖墻之下也不妨即是先指定一箇命如此便是紂說不有命在天相似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笑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笑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乎之笑數乎鶴林玉露

### 方位

方位細事也然庸巫謬卜從而神之禁忌百端祈禳無已

甚至毀垣撤屋有不能一朝居者其為害亦豈小哉爰述所聞以牖愚俗

荀子曰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汜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隊霍封愆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剗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

尹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漢書曰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呂才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  
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  
或復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禮乖僻者也唐書

唐司隸校尉趙興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  
禁子孫世為司隸

德宗建中元年九月宣政殿廊壞將作奏十月魁岡未可修上  
曰但不妨公害人則吉矣命修之

代宗葬元陵將廢引上見輶輓不當馳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  
下奉命在午不敢衝也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

輶直午而行

宋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曰太歲在東不可犯仁皇帝批其  
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  
何在其興工勿忌續通監

時日

夫內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者聖人順陰陽之理初不以  
死生榮辱貧賤富貴之類一皆繫乎年月日時之吉凶而  
使人拘、焉擇而用之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  
人和舉一物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亦盡乎人事而已夫  
天時何足泥哉

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明帝聞而恠之曰民棄農桑遠來詣

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後漢

後魏帝武討賀麟太史令姚崇曰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紂以甲子亡周武王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進兵大破之

北史

宋武帝攻慕容超諸將曰注亡兵家所忌帝曰我注波亡吉孰

大焉遂平廣固南史

唐太宗貞觀五年有司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追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會農時急務不可失也唐書

張公謹卒太宗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曰在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內安有所避遂哭之

代宗葬元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擇日

唐莊宗將攻梁司天言歲不利用兵鄆崇韜曰古者命將有鑿凶門而出者而况成筭已決區區常談豈足信也八日而滅梁五代史

程子曰如陰陽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益孟浪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都成不西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衝太白也如使太白為一人為之則鬼神亦勞矣遺書

謝愔見程子程子留語因請曰今日將沐子曰豈無他日曰今日吉也子曰豈為士而惑此邪曰愔固無疑在已容庸何恤第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于市曰毀屋畫墁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父母亦將毀瓦畫墁乎曰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

沈顏曰古者國家將有事乎戎祀必先擇日時以定其期是用備物於有司習儀於禮寺俾臻其慮而戒其誠非所以定決勝負也後之惑者不詳其故推考日時妄生穿鑿斯風不革拘忌益深至使凡庶之家將欲越一溝隍折一葭葦必待擇日而後為之搆一衡宇雜一榛蕪必審方位而後為之且吉

凶由人焉繫時日夫四達之衢輪蹄未嘗息也五都之市貨賄未嘗絕也萬家之邑斧斤未嘗斷也七雄之世戰伐未嘗已也其凶也必由於人其吉也必由於人故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一於人之所為而已然則或者不知其在人也有一不吉則罪於時日矣且以不謀之將不練之士有能以時日勝者乎不畊之士不實之穀有能以時日種者乎以鐵為金以石為玉有能以時日濟者乎是皆不能也不時于人何有哉

洪內翰曰武漢帝時聚會占家問曰某日可取婦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

天神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避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  
死忌以五行為主則歷卜諸家自古皆不同矣姑以擇日一  
事論之一年三百六十日若泥而不通殆無一日可用也容  
齋隨筆

辨惑編卷之四

異端

元處士謝應芳編

古之為異端邪說者衆矣若老莊仙佛之流自秦漢  
以來惑世尤甚故特舉此而詳其說餘不盡述也先  
正有言曰邪說害正人而得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  
之法亂臣賊子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吾於此亦云  
楊子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提提仁義絕滅禮  
學吾無取焉耳又曰莊周不乖寘而漸諸篇則顏氏之  
子閔氏之孫其如台或問莊周有取乎曰少欲至周罔

君臣之義雖鄰不覲也法言

或問有倚孔子之牆經鄭衛之音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在門墻則麾之惜乎衣未成而為裳也

晉陶桓公曰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者通鑑魏崔浩性不好莊老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素生所謂家人筐篚中物不可揚於王庭北史

唐元宗嘗夢老君云吾像在京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迎置興慶宮胡氏曰人之有夢蓋其心之動也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明皇怠於庶政志求神仙自以老子其祖也感而見於夢亦其誠之形也自是迂恠日聞天下亂矣

晁氏曰李耳撰道德經二卷余嘗學焉通其大旨而悲之蓋不幸居亂世憂懼所為之書乎不然何其求全之甚也古之君子應世也或智或愚或勇或怯惟其當之為貴初不滯於一曲也至於成敗生死則以為有命非人力所能及不用智於其間以求全特隨其所遇而處之以道耳是以臨

禍福得喪而未嘗有憂患之心焉今耳之書則不然畏明  
之易暗故守以暗畏寵之必失故不辭辱畏剛之折則致  
柔畏直之挫則致曲畏厚亡也則不敢多藏畏盈溢也則  
不加其已既貴矣畏其咎故退功成矣畏其去故不居凡  
所以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以懦弱謙下為道者其意若曰  
不如是則將不免於咎矣用此觀之豈非所謂求全也哉  
嗟夫人惟有意於求全故中懷憂患先事以謀而有所不  
敢為有所不敢為則其蔽大矣此老子之學所以維深約博  
大不免率列于百家而不為天下達道歟文獻通考

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以爾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  
之心這氣便痿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焉又曰專氣致柔  
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  
其黑為天下谷所為谿所為谷只是低下處讓耳在高  
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  
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子房之術  
全是如此峽關之戰啗秦將以利與之連和即回兵殺  
與項羽約和已講解了即勸高祖追之漢家始終治天  
下全是得此術至武帝盡發出來便即當子房間時不  
做聲氣莫教他說一話更不可當也少并任也任俠殺人後  
來因黃石公教得來較細只是使人不疑他此其所乖

也老子說話只是退步占姦不要與他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這意思故為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是也其後則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

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著譏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言語譽之後來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之老聃史記老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孔子言語鮒作家語因據為證由是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架空寓言時孔子未遠知天下崇信其學故托時所最重者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隆此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後儒不察禮記家

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孔萬世師表不應無所自來而問老聃一語備詳諸書莫知始自莊子不知老聃之教主於清淨无為其着書厭薄礼法曰礼者忠信之薄亂之首莊子傳其學从而有括斗折衡推提仁義懸破符奎絕聖棄知等論則聃又何禮之可問邪太史公謂道家以虚無為本因循為用有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宗老莊者蕩棄禮法蓬首垢面喪酒吊肉晋代可証豈有以礼訓孔子而最其徒則異是耶孔子於人之有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聃其師而故沒之耶此為莊子寓言無疑嘗謂孔子師表蓋推周公其夢想猶莫見之孟子去孔子甚近且曾思之傳最的誦孔子派接不過文武周公使孔

子果聃於莊子輩爾聃道之是非莊子述而傳之足矣何必暇孔子言明之此借孔子尊師可見矣後之衛道者多為分說若孔子從聃之事莊子外篇著聃為周歲史藏度書所或者所職多書孔子因往問焉容有此理不然魯論何無一語及聃而聃之禮何不盡傳其徒而甘為棄名檢薄禮教之罪人邪東坡堂謂莊子雖譏孔子實尊孔子書未叙百家之學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宋鈞禽滑釐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闕尹老聃至莊周皆叙名之至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見莊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 歸生集

右論老莊

初燕人宋毋忌羨高門子高之徒稱有仙道形解銷化之術自齊宣王燕昭王皆信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惠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仙人不死藥皆在焉至是方士徐市等皆上書言之請得齋戒而重男女求之於是遣使發童男女數千人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史記李少君以祠竈却老見上尊之少君匿其年及生長善為巧設奇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蓬萊仙者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之屬樂齊為黃金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漢書方士樂大敢為大言處之不疑見上言曰臣常注來海上見安期羨門



之屬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師非有求人者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乃可使言也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封樂通侯食邑賜甲第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親幸其第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搔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後裝為入海求其師乃之泰山上使人隨驗無所見而大妄言見其師方又多不售坐誣罔貴斬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有所幸王夫人年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幃中望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文成又勸上為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出言甚怪

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之

武帝末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群臣自嘆鄉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神仙盡妖罔耳

或問揚子人言仙者有諸乎曰吁吾聞伏羲神農後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或曰聖人不師仙歟術異也聖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耻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驚也歎惟驚能使無為有法言或問長生神仙之道文中子曰仁義不修孝弟不立奚為長生甚矣

人之無厭也

中說

韓文公為李干墓志曰干過方士柳泌授受藥法服之徃下血  
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按中為空竇以水銀蓋  
封四際燒為丹砂云予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  
尚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  
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世試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  
李虛舟中刑部尚書李遜弟刑部侍郎達襄陽節度使工部尚  
書孟簡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  
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巔貫  
其下者摧而為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

炭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後背死刑部且死謂予曰我為  
藥誤其季達一旦無病死襄陽默為吉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  
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死今遺一器可用  
棗肉為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  
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瀉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  
乃死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為誡者也斷不  
死乃速得死謂之知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醢果蔬人所常御人相  
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  
醢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  
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恠臨死乃悔後之好者

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文集

唐穆宗餌金石之藥處士張皋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况無疾乎庶人尚爾况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既而疾作而崩唐書

范太史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壯而強勉焉老而教訓焉備身以俟死而已天下無道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己獨不死者也執左道以

亂政者殺故無迂恠之士凡藥所以攻疾豈有服之而不死者哉後世去聖寔遠異端競起由秦漢以來乃有神仙服食不死之說故人之多惑聖道不明以其一端也而人主尤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於武宗惑於方士而餌藥以敗者六七君皆求長生而反夭其天年亦可以為戒矣唐鑑

或問明道先生曰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仙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遺書

按道家之術雜而多端先儒之論備矣蓋清淨一說也服食又  
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黃帝老子列禦  
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為而矣而略及煉養之事服食  
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  
淨盧生李少君樂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  
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  
及近世黃冠師之徒則專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  
一事於是不惟清淨無為之說畧不能知其旨趣雖所煉養  
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然俱欲冒以老氏為之宗主  
而行其教蓋嘗即是數說者而詳其是非如清淨無為之言

曹相國李文靖師其意而不擾則足以致治何晏王衍樂其  
誕而自肆則足以致亂蓋得失相半者也煉養之說歐陽文  
忠公嘗刪正黃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大儒攘斥異端  
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為非山林獨善之士以此養生全年  
固未嘗得罪於名教也至於經典科教之設盡鄙淺之言庸  
黃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  
之一為世患蟲未為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說本邪僻  
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樂大李少君于吉之徒以此殺其  
身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賊人天下而卒自嬰其戮張角孫恩呂國家然則柱史五千言  
用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則柱史五千言曷嘗有

是乎蓋愈遠而愈失其真矣

文獻通考

道書著張陵字輔漢光武十年生天目生得道善以符治病桓  
帝永壽元年於靈峯白日上升百二十歲邵伯溫聞見錄漢  
建安二十年曹搃破張魯定漢中魯祖父陵順帝時客蜀學  
道鳴鶴山中造作符書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五斗米時謂  
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相付授自號師君其眾曰鬼  
卒曰祭酒曰理頭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  
寧太守鎮夷中觀此則張陵非異人也道家今祖陵為天師  
按陵封天師始唐天寶七年而北魏史崔浩傳已言寇謙之  
繼陵為天師豈天師初只汎號唐始定封耶

歸正集

至元間方士請煉大丹世祖敕中書供給所需平章政事廉希  
憲奏曰前世人主多為方士誑惑堯舜得壽不假靈於大丹  
也上曰然却之

名臣事畧

漢明帝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  
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人死  
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  
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濶勝大之言以誘愚俗精於其道號  
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後英有逆謀廢徙自殺

通鑑

齊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  
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  
慢墜茵席之上或闕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比殿下是也  
落糞溷比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難縝又  
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  
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其意蓋  
趙石虎欲奉佛著作郎王度等議曰王者祭祀典禮具存佛外  
國之神非天子所應祠也漢魏雖聽西域人立寺都邑漢人  
皆不得出家亦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人  
為沙門者皆返初服北史

唐武德中太史令傅奕上疏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  
六道嚇庸欺愚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身陷惡逆獄  
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  
福繫之人主今其矯託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書曰惟辟  
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祚年長久至漢明帝  
始立胡祠然自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髡髮事  
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  
武齊衰尤足為戒昔褒姒一女熒惑幽王能亡其國况今僧  
尼十萬刻繒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

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既邪及太宗  
即位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奕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誅夷狄以  
自神至入中國而織兒幻夫模像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  
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  
佛骨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  
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  
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  
五百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  
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中國未有佛也其後  
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

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  
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  
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  
總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  
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  
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  
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  
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唐書

唐書曰人之惑恠神也甚哉若佛在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顛  
露足以乞食自資廝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槩之苦本無求

于人徒屬稍從之然其荒茫漫靡夷幻變現蓋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為一條據之不疑培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跡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為奇以不可知為神以物理之外為畏以變化無方為聖以生而死死而復生回復償報歆艷其間為或然以賤近貴遠為熹覬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為勝妄相夸脅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莫禳寇戎大作孟蘭肖祖宗像分供塔廟為賊臣嘻笑

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瀕死憲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之興衰無知之場丐庇百斛之情以死自誓無有顧藉流涕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為徇嗚呼運移祚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夫

唐進士孫樵上言宣宗云百姓男耕女織不能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其舊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願早降明詔罷之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



也胡氏曰論事於人主必陳其治亂之本原辨之明猶或藐  
藐其聽若徒言末流之累固宜不納若孫樵之論復僧修寺  
是也使佛教有益於生人雖以百七十萬戶養十萬僧誠不  
足愛何者所費者財力所資者善道而孟子所謂有功可食  
者也惟其殄滅彞倫戕敗人理故雖使吸風飲露巢居野處  
猶將廢之况華屋精饌以養惰游乎此聖帝明王之所必除  
豈繫武宗舉措之是非哉以此言之庶乎其有感矣

程明道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  
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  
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

奚必佛

遺書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先生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  
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  
犯荆棘而已

或者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為善豈不有助於世而何闢之深則  
應之曰善者無惡之稱也世之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或者  
又曰夫在家以養口體視溫清為孝者其孝小出家得道而  
昇濟父母於人天之上者其孝大佛非不孝也將以為大孝  
也則應之曰良价之殺父效牟尼之逃父而為之者也逃父  
於山而得道不若使父免於思慮憂勤而親其身之為全也

殺父昇之於天之非理不若使父免於此遂餒殍而養其生  
之為得也然則佛之所謂大孝乃其父之所謂大不孝耳借  
使佛之說盡行人皆無父則斯民之種必致殄絕而佛法亦  
不得傳矣人皆無君則爭奪屠膾相殘相食而佛之黨亦無  
以自立矣崇正  
辨序

晦庵先生曰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  
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  
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違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  
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  
始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

其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  
以為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  
焉是以因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  
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  
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繆則豈可  
得哉蓋其所以為學之本心正為惡此理之充塞兩間而使  
己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厥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  
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  
捐軀命以求所謂虛無寂滅之地而逃以其立心之堅苦用  
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

以其言行言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奧極妙有不可以  
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理則反懵然其無所覩也  
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  
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隨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  
至於為說之窮乃有不捨一法之論為是遁辭以蓋前失然  
亦其秉彜之善有終不可得殄滅者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  
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踐其言也凡釋氏之  
所以為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於此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  
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奧妙之說  
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

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罟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  
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  
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々焉鞠躬屏氣為之奔走服役之不  
暇幸而一有問世之傑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  
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為幻見空說而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  
之大倫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為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  
而徒欲以戎狄之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修自  
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為重則吾恐其不惟  
無坐收推陷擴清之功或乃徃遺以禽而反為吾黨之咎也

右論佛氏

韓子曰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

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而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為仁子之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之其所謂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謂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

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隨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活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恠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恠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

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虫蛇鳥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賞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禮之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倦為之刑以勸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稱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道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sub>之類滅矣</sub>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

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sub>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sub>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所謂清淨寡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歸各殊其所謂<sub>以</sub>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為知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

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今也欲治其心而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皆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作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其文書詩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

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人假廟焉而神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文武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鯨鯢孤獨廢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于倫理窮極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汙溺雖有高才明知膠于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無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行狀

致堂胡先生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而云然其繆悠之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然非一定之稱也故

孔子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學仁義道德而不失其正君子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魯國一人也學仁義道德而失其正小人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詩詩發塚者也佛有徒屠所謂覺也為其道而覺之曰佛則瞿曇之徒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猶道路然何適而非道哉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而已黃帝之言無傳矣老聃八十一篇繫之孔業固難矣大成歸之自其所見而立言不可與天下共由也獨擅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也而名之曰道此漢淺儒之論以啓後人枝流水分裂之弊豈可用也至其後不復宗八十一篇之旨而從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丹井符籙之技禱祈醮祭之法沈

淪鬼獄之論禠然並與皆歸於道家者流世人從事於此者皆曰奉道奉道意以道為混淪元妙有主有知能與人興福作福之一物也豈不遠哉佛氏固邪說然所論虛寔並行若其三身雖曰寓意不寔有是三人焉道家惟老聃者周柱下史其元始太上則無是人也無是人則何所象類無乃邪誕之甚歟至其經論科儀等事又依倣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黃冠師資養養口體逃避稅役士大夫習而不察和其所倡不亦惑哉故因武宗道門先生之命而遂言之彼趙歸真者寧有他長必以殘生左道熒惑人主故敬武皆餌丹燥渴以殞天年如太宗之婆娑寐憲宗之柳泌盡此類也苟以吹噓呼吸之疾引年則

司馬承禎軒轅習之徒安肯舍萬乘之問而去之哉武宗曰宮中無事与之談道滌煩此以清虛之趣蓋其非僻之為也人主惟寔欲則邪說無自而入矣讀史管見

三教各植門庭互有詆訾儒者闢天堂地獄輪迴懺悔之說據理執政而論也若二氏互相詆訾則釋氏云摩訶迦葉下生世間曰老子老氏曰老君遣尹真人喜乘月精白象下天竺於淨飯夫人口中託生為佛又云老聃入秦西歷流沙化胡成佛各相軋以求勝也至二氏于儒教莊子首言孔子問禮於老聃釋氏經云天地寶曆菩薩下生號伏羲吉祥菩薩號女媧儒童菩薩號孔子月明儒童注為顏回昌黎原道謂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本



此唐景福二年易溧水縣南孔子祠為孔子寺以孔子適楚嘗  
經之地後復改為儒童意孔子真佛派也吁不能訂其謬過矣  
又從而溺之焉豈不甚哉古今論衡著周書紀異云周昭王二十  
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井泉溢宮殿夜恒星不見太史蕪繇占  
為西方聖人生此周書紀佛之異也又安有唐虞夏商預託生  
為伏羲女媧等理乎况春秋書恒星不見在莊王十年甲午歲  
止去昭王甲寅三百四十年周紀亦附會無稽之語也陳大建  
五年恒星不見史占為主不嚴法度天子失政諸侯暴橫國亡  
之象又豈生異人之祥乎歸正集

東坡先生曰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

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歷之改至今為笑故孔子罕言命為智者  
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世之學者耻不言性命此可  
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  
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相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捉  
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能如  
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負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矚  
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寔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  
世者哉

奏議

司馬溫公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語不足信

續通鑑

程子曰佛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  
美色以遠之不尔則駸然入其中矣

朱子言于孝宗曰彼老<sup>子</sup>浮屠之說固有疑于聖賢者矣然其寔不同  
此以性命為真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寔故寔然不動者槩  
然於其中而民彛物則不~~無~~一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必  
順其事循其法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為空則徒知寔滅為樂不知  
其為寔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不知其真妄之別也是以自此之  
說脩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無一事  
非理由彼之說則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廓徹靈通虛靜  
明妙者而無所救于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 語錄

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故薄厭世故欲盡  
空了一切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老氏之失也故世  
之用兵筭數刑名多本於老氏

莊老絕滅義理人倫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禪則義理滅盡

佛氏初來中國都偷老子義去做經如說空處是也後來道家做  
清淨經却又偷佛家言語佛經所謂色即是空處把色受想行  
識五字對一個空字故曰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謂皆空  
也而清淨經中偷此句意却說無亦無只偷得他色即是空却  
却不曾理會得他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之意佛家偷得老子好處  
道家却偷得佛家不好處譬如道家有個寶藏被佛家偷去道

家却只取得佛家瓦礫珠可笑也

朱子謂門弟子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石通論

朱子謂門弟子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辨惑編附錄

元處士謝應芳編

答陳先生禱疾書

趙生來辱書謂古之君子莫不言陰陽鬼神而敬信之今有疾而禱於神者亦敬信之心所由發也吾友何力詆其非耶是不然平居日用暗室屋漏曾不知天地四神之足畏迨其有疾惟巫是聽必曰某鬼某神禍之祈禳百端杼楛鋸如內胎然甚者破家蕩產且乞諸鄰里親戚而為之助幸而愈則欣欣歸德於巫如其不幸則曰禱之或遲也祠之之禮或未至也鬼神怒而奪之也於手愚哉人之

死生命於初其有疾疾由於氣之乖戾猶陰陽戾而兩間  
之災咎見焉苟以人之有疾禍由鬼神則兩間之災咎又  
孰禍夫天耶理固灼然人莫之信如應芳者賴以經訊之  
力頗明是理不為巫祝所惑故鄉俗有秀才不信陰陽鬼  
神之謗惟先生答之先生儒林老成人所敬服遇有可語  
者賜一言曉之吾道幸甚風俗幸甚先生名師可字伯大  
應芳父執也雅相愛  
為忘年交以予痛斥巫祝吹雪之犬所在成羣故昭書見  
詰子答是書辱同郡趙師呂張德遠錢拱之何中行霍用  
德曾玉林等是之轉相傳錄不事祈禱金壇蘓景瞻先輩  
素謂同志甚加歎賞且能訓其子若孫力行於家

與盛教授請除土地夫人書

自先王之教於常也講明義理多士悅服繕修廟學巨構

一新應芳竊嘗與鄉之諸老論之國朝置郡博士以來  
未有如先生用心之勤者也功其懋哉功其懋哉特有細  
故一端尚宜改作敢以狂直之言上瀆清聽應芳伏覩本  
學重見地靈祠于戟門之外其神本無有也使誠有之是  
豈不知庶恥者哉今肖像之設夫婦偶坐楚楚乎帚釵之  
飾盈盈乎朱粉之妝侍從旁立男女襍處儼然坐聖人清  
廟之下能無恥乎禮曰男子居外女子居內又曰子女出  
門必擁蔽其面雖近世禮俗之弊亦未嘗無男女之別至  
如閭閻細民客或過之其妻猶避而不出豈有身為神妻  
乃不知內外之分呈身露面眉案並食以饗士大夫籩豆

之薦反不若閭閻匹婦乎吁幽明雖殊理則一致決無是  
理明矣比聞先王有見於此止欲設地靈一像今乃不然  
豈先生以此為細微之故不欲矯世違俗而姑從衆也歟  
先生之心固然矣但學校者風化所出之地凡有作為衆  
所矜式愚恐四方來觀將謂理或宜然轉相倣效而卒莫  
知其非也又恐禮法之士從而議之又安知生先初見之  
明如彼其後從衆之意如此邪此愚所以不避謹訶僭伸  
尺喙以罄其芻蕘之誠惟先生以義揆之勇為撤去非惟  
雪神羞明禮教不淪胥於習俗之繆抑亦可見先生不以  
人廢言矣抑愚又有說焉夫地之靈者莫靈於賢者也若

吳季子張文靖胡文恭鄒忠公諸賢皆毘陵土產之英靈  
學有舊祠庠隘弗稱即以此祠奉之豈不勝夫無名氏之  
鬼乎程子曰除神祠而為民善夫如是而有獲戾於鬼神  
者其為殃咎宜加於應芳之身無悔

## 第二書

應芳比見靈祠地塑夫婦之像殊未合禮僭越有言真先生  
聽之亦庶乎他山之石云耳書云未蒙回示或有謂予者  
曰恠神之事聖人不語非不語也不易語諸人也夫地靈  
之神配偶有無儒先君子必嘗論說今吾子以一介之微  
言雖或中恐未足取信於人奈何余聞之既謝不敏退而

考諸五峯胡先生之論南嶽曰世為廟貌男女屋居褻瀆之甚北谿陳先生曰自聖學不明鬼神情狀都不能曉如泰山封帝儼然人形且立后殿不知又是何山配之為婦邪然則土地之於山嶽類也像貌之設已為不經况復加之配偶乎惟先生撤而去之以祛衆惑其有未喻者請以前二公大儒之言曉之其誰曰不然况當今天下之所通祀者曰三皇曰孔子曰社稷或廟貌焉或壇壝焉皆無配偶何物地靈乃獨有之愚也稽之古訓已如彼參之祀典又如此反覆思繹決無是理不免再用塵瀆以殫其千慮一得之愚惟先生乘察焉常學舊有土地祠多設木偶盛先生嘗與議除之既而重構此

祠為俗論所惑仍作地靈夫婦之像以余連百二書乃為除去時至正八年三月也先生名昭字克明維揚人後為淮南省都事守節死

### 與王氏諸友論齋醮書

敬惟賢昆仲居喪三年祥禫有日將欲命羽士設醮以助先君子冥福計以粟費幾四百石是亦出乎孝敬之心循乎世俗之禮如此然冥福之寔果何有哉愚意不若以三日醮筵之費賑一鄉人戶之飢當此凶年使鄉之食貧者免為溝中之瘠其歡欣贊頌奚止百倍黃冠師哉更欲致追遠之誠則盛設一祭亦庶乎終喪之禮矣但今人於親歿之後凡言做好事者非佛氏之齋即老氏之醮二端之

外餘無用情雖祭祀亦苟焉而已此蓋汨於習俗不自知其非也愚請引古證今以二端無足信者為諸友詳言之佛氏以釋迦為師其書無設齋之說也至梁武帝信惑因果俾僧流為之厥後亡滅宗國餓死臺城因果無足徵矣道家以老子為師書亦未嘗有設醮之論也至宋徽宗妄意求福命羽流為之未幾傾危宗社流落金虜所求之福絕何有哉二君昏迷不明物理特以此為緇黃衣食之計焉耳前代名賢當今豪傑卓然有見而不惑者固常有之惟閭閻小人惑者什九諸友無足效也諸友皆明達之士平居高論迴出人表豈至是亦淪胥陋俗而不能踐其言

乎僕與先君子心交幾三十年忠告之語多蒙聽從前所陳者吾友但從而行之其必含笑冥冥中矣餘懷未盡旦夕面言諸親或有以俗論沮之者請以吾言折之至正十有五年

時方擾攘齊醮有禁其親戚尚多非議之者書去乃從吾言

論吳人不當祀范蠡書

應芳投老異鄉如龜藏六未嘗造公卿大夫之門也今一造焉固不敢如方朔自譽毛遂自薦以求其用亦非有富國強兵之策驚世駭俗之論以售其能特以古人一事關繫風化敢請為閣下陳之僕近過吳江嘗遊三高祠顧瞻遺像覽前人記載金石之文見所謂三高者曰范蠡曰張

翰曰陸龜蒙謂其清風峻節天下共高之邑人為東家丘而祀之僕於是竊有感焉夫季鷹魯望<sup>吳</sup>吾產也吳人眎為東家是已鷓夷子皮始終事越間以行成畱吳其心未嘗一日忘乎越也進美女獻寶器以惑吳之君臣乘虛進兵以滅吳之宗族社大率皆蠡之謀越人論功蠡居第一豈非吳之大仇乎惟其功成名遂遯跡而去其識見固高于常人然浮海之裝稠載珠玉在齊復營致千金之產自齊居陶父子耕畜轉物遂利復積蓄累鉅萬太史公前後不一書者蓋深鄙之非美之也較諸子房辭漢脩然從赤松之遊相去多矣杜牧之蘇子瞻皆謂蠡私西施以申公夏

姬為比由是觀之謂其人為貪為穢亦不為過尚何風節足慕乎今也以吳人馨香之黍稷享敵國貪穢之仇讐於理其可乎哉禮云民不祀非况仇敵乎或曰有其舉之不可廢也僕應之曰吳有三高人特未之思耳若秦伯仲雍延陵季子真天下所共高者也凡為吳人苟非土木敦不有高山景行之思顧僕流落羈旅微如草茅雖欲正之不能惟當道君子徇名責實改而易之足以稱三高之名雪千載之羞而厭服輿人之心然斯言也僕不往告之他人而特聞於閣下者誠以閣下心正而理明學廣而識高見義所在勇於有為凡於正人心厚風俗之事知無不行特



此一端偶未之及聞僕所說必不以人廢言此僕所以發其久籍之口也惟閣下參秉鈞衡之暇稽諸祀典以理裁之以義決之為之改作尊三讓至德之聖祠於堂上配以二賢仍以季鷹魯望列之從祀如此則正前人之謬戾新斯民之耳目振高風崇禮讓激衰世薄俗而勸之於風化豈小補哉惟大人君子垂察焉若謂彝有功而祀之則越人祀之宜矣如諸葛武侯之賢蜀人祀之吳魏未嘗有祠焉斯理之公古今一致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第恐不知者以僕所言既不足以謀身又不急於世用斥其迂而笑之然僕之心誠無愧焉古語云可與智者道難與俗

人言所恃高明必蒙鑒察是書上饒公參政方議移文有司會世變而止今姑錄之以俟

### 癘鬼辨

往予過無錫適州人出郭迓神赤髮青面吻出四牙狀極詭異旗旄鼓吹衛從而舁之予嘗訝而問焉人曰此唐張巡也且言公死時自謂當作癘鬼故世稱公為疫癘之神而崇奉焉嗟夫是何邪說者附會如此耶按唐史公守睢陽如一木支大厦之踣兵盡力竭死不忘君故發憤曰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為癘鬼以擊賊此蓋忠義激烈之辭豈謂疫癘之鬼以害天下後世之人哉所謂癘鬼者乃汎言

剛厲之鬼若韓文驅癘鬼之癘相似非疫癘之癘也誣枉前賢因惑後世邪說之害一至於此可不辨哉第恨老無能為不能為州人毀除淫祠一洗習俗之陋區區謬言用告來者

呈長洲縣請除淫祀文

嘗為古昔名賢合奉烝嘗之禮世俗淫祀豈容混雜其間切見晉常侍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顧元公相門華裔文武全才員三俊之盛名平六州之大亂自餘勲業具載史編今墓在長洲縣黃天蕩南舊有祠堂為蘇人奉嘗之地近被無知小民將比近廢廟中俗稱金家神等

像移入本祠置諸元公之上復有木偶數輩坐兩旁薰蕕混淆惑亂觀聽按古祭法以勞定國則祀之今愚民所增妖邪俱係妄言禍福搖惑人心徵求祭賽在王法之所必誅僥倖獲免詎容祭享乎如蒙尊禮前賢官為致祭去除淫祀禁止褻瀆至如祠宇廢壞墓地侵削併乞整治施行

縣令周元凱以所言甚當理即期日同諸祠塋命為文祭之且令毀去雜像及勸募邑人張君寔重建祠宇屬鄒易周伯溫為文刻石祠下余又集懷古錄三卷并載諸公歌詠云

辨訛

夫江南淫祠在唐為狄梁公畫殿唐衰禮廢繼以五季之亂妄意徽福諂非其鬼泛然以大號加封齋禱祀典祠廟

滋多里巷間土地有祠蓋肇于此吾嘗以民情推之其始也必以農谷之功本乎地土歲時祀享亦近乎報本之意迨夫廟貌之設無可為像遂以鄉之有齒爵者當之既久而世變草承訛踵繆至有可笑可恠而不可曉者姑以目前言之郡城西南三十里曰梅村廟稱三姑其初必曰某姓三孤之官後乃訛為三姑也按周禮三姑孤之貴次於三公即後世所謂少師少傅少保是也村毗巫祝之流無知妄作以孤為姑又城之北東有稱十姨者必拾遺之訛稱雨淋者必羽林也夫以十姨為一婦人以雨淋而不室處是則可笑而已至若三姑乃儼然塑少艾三人冶容美

飾衆所具瞻且復變九里塘為九女以附會其無根之談盡人心傷風敗俗有不容不辨者改而正諸宜自茲始吁甚矣人之好恠也昔蘇長公之詩有曰舟中賈客莫謾狂小姑前年嫁彭郎蓋江州有大孤小孤之山澎浪之磯亦訛孤為姑訛澎郎為彭郎公戲而譏之意甚明白有足以破其惑矣如應芳者雖究明是理灼見其非奈無狄公在位之權又無蘇子名世之詩請與鄉之士君子追原俗情遵依法律徹去謬像題其主曰土地三孤之神如此則可以正訛傳息邪說合今朝之

令典釋舊俗之羣疑且不失其初報本之意若夫掃滌淫  
祠行之四方有不在我者不喋喋也芻蕘有詢尚俟他日  
動輒... 執事... 報本... 祠行... 掃滌... 淫祠... 四方... 不在... 我者... 不喋... 喋也... 芻蕘... 有詢... 尚俟... 他日...  
... 其有... 祠行... 掃滌... 淫祠... 四方... 不在... 我者... 不喋... 喋也... 芻蕘... 有詢... 尚俟... 他日...  
... 祠行... 掃滌... 淫祠... 四方... 不在... 我者... 不喋... 喋也... 芻蕘... 有詢... 尚俟... 他日...  
... 祠行... 掃滌... 淫祠... 四方... 不在... 我者... 不喋... 喋也... 芻蕘... 有詢... 尚俟... 他日...  
... 祠行... 掃滌... 淫祠... 四方... 不在... 我者... 不喋... 喋也... 芻蕘... 有詢... 尚俟... 他日...  
... 祠行... 掃滌... 淫祠... 四方... 不在... 我者... 不喋... 喋也... 芻蕘... 有詢... 尚俟... 他日...  
... 祠行... 掃滌... 淫祠... 四方... 不在... 我者... 不喋... 喋也... 芻蕘... 有詢... 尚俟... 他日...  
... 祠行... 掃滌... 淫祠... 四方... 不在... 我者... 不喋... 喋也... 芻蕘... 有詢... 尚俟... 他日...  
... 祠行... 掃滌... 淫祠... 四方... 不在... 我者... 不喋... 喋也... 芻蕘... 有詢... 尚俟... 他日...  
... 祠行... 掃滌... 淫祠... 四方... 不在... 我者... 不喋... 喋也... 芻蕘... 有詢... 尚俟... 他日...

居宮室其食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君  
者出令者也